

LE  
RÊVE  
DE  
D'ALEMBERT  
达朗贝尔的梦

DENIS  
DIDEROT

狄德罗

06

作品集

*Diderot*

# 达朗贝尔的梦

LE RÊVE DE D'ALEMBERT

德尼·狄德罗——著 龚觅 周莽——译 罗凡——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Denis Diderot  
Le rêve de d'Alembert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朗贝尔的梦/(法)德尼·狄德罗著;龚冕,周莽译;罗芑主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10  
(狄德罗文集)  
ISBN 978-7-5327-9289-4

I. ①达… II. ①德…②龚…③周…④罗… III.  
①狄德罗(Diderot, Denis 1713-1784)-哲学思想 IV.  
①B565.28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61235 号

达朗贝尔的梦

Le rêve de d'Alembert

Denis Diderot

[法]德尼·狄德罗 著

龚冕 周莽 译 罗芑 主编

策划编辑 李月敏

责任编辑 张鑫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

杭州宏雄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6 字数 112,000

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202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9289-4/I·5785

定价: 5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8855633

## 目 录

对自然的解释 .....	1
论美 .....	79
达朗贝尔的梦 .....	135
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 .....	231

## 对自然的解释\*

龚觅/译

---

\* 本文据保尔·韦尼埃尔所编《狄德罗哲学文集》(*Oeuvres philosophiques de Diderot*, Éditions Garnier Frères, 1964)译出。

## 致准备研究自然哲学的青年

年轻人，拿起这本书来，读一读它吧。如果你能将这部作品读完，你将会打开一部更妙的作品的天地。与其说我是想教导你，不如说是想训练你，所以你对我的意见是赞成还是拒斥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你应该在上面用心。如果遇到一位比我更聪慧的贤士，他会教你认识自然的力量；至于我，只要能让你探索自己的能力，我便已心满意足。再见。

又及：临别之际再附一言。请时刻谨记在心：自然并非上帝，人并非机器，假说并非事实；也请相信，无论在何处，只要你认为自己体验到的事物与上述原则相悖，那你就完全没有懂得我说的话。



在黑暗中，我们能看见为光明普照的万物。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六卷<sup>①</sup>

---

① 据一九五三年法国社会出版社所刊《狄德罗选集》的主编让·瓦尔罗所考，卢克莱修的这句引文实出自《物性论》第四卷，并非第六卷。

我在此处要论述的乃是自然。我打算听凭自己的思绪自由行事，让它们按照其对象在我思想中出现的顺序，依次在我笔下铺展，因为这样一来，它们对我精神的运动和走向的表现只会更好。这些思想或者是对实验技术的一般的观察，或者专注于某种特别的现象，这一现象吸引着我们所有的哲学家，甚至能将他们分为两类。在我看来，第一类哲学家拥有许多工具和甚少观念；另一类则截然相反，富于观念而全无工具。对真理的兴趣要求所有的思考者都能俯身与行动者相结合，以便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思辨者可借此免于行动的操劳；操作者可在自己的无限的行动中树立一个目标；我们所有的努力可以从此联合、协调起来，以克服自然对我们的理智的抵抗；最后，每个置身于这个哲学家团体的成员从此都可以各尽其能。

## 二

我们的时代以最勇敢、最坚定的方式确认了以下的真理，任何优秀的物理学家对它都不能视而不见，而它也无疑将带来极为正面的后果：数学领域是一个理性的世界，一切在那里被视作严格的真理的东西，一旦被带回到我们的大地上来，就会彻底地失去这个优势。<sup>①</sup>人们曾得出结论说，应该由实验哲学来纠正几何学的计算，这个主张甚至得到了几何学家们的认可。然而为何要用实验去指正几何计算呢？径直坚持实验本身的结果，难道不是更加简单快捷？由此可以看出：一切数学知识，尤其是超验的数学，一旦离开了实验就无法通往任何确切的知识；数学乃是普遍形而上学的一种，一切形体在其中都被剥夺了各自的特征；接下来，我们至少可以就此写一本大书，它不妨题为《论实验在几何学上的应用》或者《论度量中的误差》。

## 三

我不知道在赌博的机灵和数学的天才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

---

<sup>①</sup> 狄德罗在此对数学进行了批评，这显然回应了布封所著《博物志》第一讲中的下列观点：“数学的真理的好处在于它们总是确定的、论证性的，但同时又是抽象的，理性并且抽象。物理的真理则相反一点也不抽象，完全不依赖于我们；它们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假说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的依据之上。”

系，但无论如何，赌博和数学本身总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二者中间，倘若抛开命运给前者带来的不测，或者将其比作抽象给数学带来的不确定性，那么赌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在某些给定条件下的待解的问题的不定序列。没有任何数学问题是不适合这样的定义的，而论其本质，数学家眼中的对象也并不比赌博者操心的东西更有实存性。无论对赌博还是数学而言，这无非都是约定俗成的事。当几何学家诋毁形而上学家时，他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的科学也属于形而上学的行列。人们或许会问：“什么是形而上学家？”几何学家会答道：“那不过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然而，化学家、物理学家、博物学家以及一切从事实验工作的人，他们在判断此事时一定会同样愤慨，在我看来他们会为形而上学打抱不平，把同样的恶评还给自以为是的几何学家。他们会说：“这些玄妙的天体学说，繁复无比的理论天文学计算，如果不能免去布拉德雷和勒莫尼埃<sup>①</sup>实际观察天象的任务，它们究竟又有何益处呢？”而我则会说：那些精于抽象科学，却并不因此不善艺术欣赏，那些既懂得贺拉斯和塔西佗，也熟知牛顿，那些既能发现曲线的规律，也能品味诗人的美的几何学家，他们是有福的；他们的精神和著作将流芳百世，他们的贡献配得上世上所有学院的荣誉。他们绝不会湮没无闻，更无需担心自己肉体尚存而声名

---

<sup>①</sup> James Bradley (1692—1762)，英国天文学家；Pierre-Charles Le Monnier (1715—1799)，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已灭。

#### 四

我们正在见证科学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和道德、文艺、自然史及实验物理学在人们心中获得的盛誉相比，我几乎可以断言，不用百年，欧洲将找不到三个大几何学家。这门科学将止步于伯努利家族、欧拉、莫佩尔蒂、克莱罗、方丹和达朗贝尔<sup>①</sup>，分隔科学与蛮荒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将由他们竖立起来，人类再也无法走得更远。就如同埃及金字塔上镌刻的象形文字让我们在颤栗中想到那些建造它的人们的力量和才能，这万世不灭的奇迹，同样也属于伟大几何学家们的著作。

#### 五

当一门科学诞生之际，社会上人人都敬仰拓荒者，大家都想主动认识引发轰动的新奇之事，希望通过某种发现来博取声

---

<sup>①</sup> 伯努利家族是一个瑞士家族，在十七到十八世纪涌现过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Leonhard Euler（1707—1783），著名瑞士数学家和物理学家；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1698—1759），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Alexis Clairaut（1713—1765），法国数学家；Alexis Fontaine des Bertins（1704—1771），法国数学家；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学者。

名，或者与名人分享某种头衔；凡此种种心思都使人青睐这门新兴的学问。一时间，心性各异的大众都不免趋之若鹜。此辈中有无所事事、终日在社交场上奔走之人，也有反复无常的投机者，他们满心想着在这时髦的学说里赢得在其他学科里无法获得的名望，于是果断将旧说抛弃。一些人把新的科学变成自己的行当，另一些人则凭着趣味去接近它。这些纷繁复杂的动机和努力汇聚起来，使科学迅速推进到它的极限。然而，随着它的边界的扩大，人们对它的崇敬却减少了，只有那些才智卓越的人物才能继续得到社会的尊敬。科学的拥趸不断缩减，人们不再投身于一个财富和机遇不断衰竭的领域。现在，除了那些依靠这门科学维生的雇工，从事研究的只剩下少数天才人物，他们在新学的浪潮消散之后很久，依然能保持自己的名誉，并且明知自己的工作无利可图也不改初衷。在我们眼中，他们的工作不啻给全人类带来荣耀的壮举。这就是几何学的简史，也是所有未来将不再有益心智、也不再悦人性情的学问的简史，我甚至认为自然史也不例外。

## 六

当我们把自然现象的无穷无尽和我们知性的边界与感官的脆弱做一番比较，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迟缓，受困于它们长久的、经常性的中断，哀叹天才的匮乏之时，除了从联结宇

宙大全的伟大链条上脱落下来的几个孤立的片段，我们还能抓住什么呢？即便实验哲学在未来的世纪里依旧忙碌不休，即便它所搜集的材料最后积累到不可计数的地步，终究也难以精确地列举这个世界。再说，纵然一切现象尽皆为我们所知，而它们的不同种类都分别用一个词语来指示，那么，为了容纳这些术语，又需要怎样浩繁的卷帙？哲学的语言，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完整呢？即便它将万物涵盖无遗，凡人中又有谁能明辨它呢？如果永恒的造物主想通过比展示自然的奇迹更明显的方式来表现他的无所不能，竟然愿意在他亲手擘画的书页上铺陈万物的运行大道，我们会认为这本大书比宇宙本身更清晰易懂吗？一个哲学家，即使竭尽他的禀赋，也未必能通晓古代几何学家究竟如何定义圆球和圆柱的关系，他又怎能领会这本大书上的几页篇幅呢？这样说来，通过这些书页，我们倒是很好地把握了精神能力的界限，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绝佳的嘲讽。我们或许可以说：费马读到了某一页，阿基米德又走到了更远的某处。那么，我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是从事一桩永远不能完成，远远高出人力之上的伟业。我们难道不是比示拿地<sup>①</sup>的初民们更加疯狂吗？我们知道天地之间无限的距离，却不肯停止通天塔的修建。然而，是否真的可以断言，我们受挫的高傲之心永远不会放弃这桩伟业？人困居于此世，却一意孤行，想在

---

①《圣经》地名，在巴比伦，传说中的巴别塔即建于此地。

天穹之上修造那不可居留的殿宇；当他汲汲于此时，难道不会受困于语言的繁杂混乱这一自然历史中最为常见的、令人烦恼的局面吗？再说，“实用”一语早已框定了一切。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实用”的概念将为实验物理学划出界线，就像它正在规定几何学的范围一样。我之所以给出几个世纪的时间，是因为物理学的实用领域毕竟远过于任何抽象的科学，它毫无疑问是我们一切真实的知识的根基。

## 七

当事物只存在于我们的知性中时，它们被称作主观意见。作为概念，它们或真或伪，可以被认可，也可能招致反对；只有在和外物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们才能获得自身的确定性。上述联系要么通过若干连续不断的实验来建立，要么取决于若干连续不断的推理，而推理的链条两端又分别连接着观察和实验；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联系的基础是一个中间夹杂着若干推理的由实验组成的序列，就仿佛一条两端悬挂起来的丝线中间系上了重物，倘若缺少这些重物，只要空气中有一丝一毫的震颤，丝线就会随之摇摆起来。